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新娘贩卖

Madiha Afzal

概要

2019 年连续好几个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巴经济走廊——620 亿的旗舰项目——上发生的新娘贩卖（bride trafficking）事件，一度成为巴基斯坦和国际媒体的焦点。事件涉及到巴基斯坦妇女和少女——其中多数来自边缘化群体和基督教家庭——与在巴基斯坦的中国男性之间的婚姻诈骗。犯罪团伙向受害者谎称会向其家人付一笔彩礼、并许诺嫁到中国后会过上好日子。但据媒体报道，受害者抵达中国之后遭受虐待、生活条件艰苦、被迫怀孕、被迫卖淫。

在该事件受到重点关注期间，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起诉了 52 名中国籍人贩子。但是，截至 2019 年底，超过一半的人贩子被巴基斯坦法院宣布无罪，其他的也都获得保释并离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当局给调查人员施压，让其对案件不予追究，还要求记者淡化对该事件的报道。

中国人贩卖新娘的事件不局限于巴基斯坦，在老挝、朝鲜、越南、缅甸及柬埔寨等地也有案可稽。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思想、选择性堕胎以及杀害女婴等问题所引起的人口性别失衡。据估计，这导致了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了 3400 多万。

巴基斯坦所发生的贩卖人口与其他类似贩卖人口发生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最初政府和媒体对该丑闻表示关注，但很快便设法掩盖。这是因为存在两方面相互抵消的“势在必行”：一方面，对于巴基斯坦社会而言，贩卖妇女的性质极其令人不安，因为巴基斯坦在文化上强调保护妇女的“贞洁”，这解释了为什么该事件必然受到关注。另一方面的势在必行——它最终胜出并导致关注被抹灭——在于保护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铁打的经济和其他关系的需要，因为这种铁打关系是建立在两国不平衡的力量格局之上。无论形势格局如何，巴基斯坦政府欠本国公民一个交代，应当就他们人权遭到践踏对中国更加强硬。

揭露巴基斯坦的新娘贩卖

首次媒体曝光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一次重大曝光中，巴基斯坦 ARY 新闻频道拖着相机突袭了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个大院，发现了几名中国男人和六名巴基斯坦妇女和少女——四个成年人和两个青少年。中国男人声称已经和她们结婚。¹ 其中一名妇女之前联系了电视台网络。这群中国公民似乎通过巴基斯坦境内的婚介所实施，虽然他们被要求出示当地结婚证件时无法提供。他们似乎瞄准贫困、弱势家庭以及边缘化群体特别是基督徒妇女和少女。每个受害者家庭可获得 400,000 巴基斯坦卢比（约合 2,820 美元），还向他们许诺每月再付其他款项。²

巴基斯坦媒体一直在猜测巴基斯坦妇女和少女与中国男人之间的婚姻问题；而此次媒体报告让整个事件的全貌浮出水面。据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道，这些所谓的“婚姻”已持续发生数年。³ 据称，一些嫁给中国男人的妇女和少女在抵达中国后被强迫卖淫，甚至有器官采摘的说法。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否认。⁴

次日，中国大使馆发布声明，指出：“中、巴两国一些青年均是这些非法跨国婚介的受害者……中方正同巴基斯坦执法部门合作打击非法婚姻中介行为。我们提醒中巴双方人员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也欢迎各方提供线索，共同遏制这种非法活动。同时希望有关报道要实事求是，不要误信误传，共同维护中巴友好关系。”⁵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声明称注意到这些案例与缅甸（有据可查）、老挝、越南、朝鲜和柬埔寨等其他亚洲国家发生的案件类似，令人忧虑，并指出巴基斯坦应注意‘新娘’贩卖警讯。⁶

结果表明，“维护中巴友谊”的努力对巴基斯坦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有着巨大影响。

为期一周的公开逮捕和新细节

2019年5月6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在拉合尔包括机场在内的多个地点逮捕了八名中国公民，并指控他们贩卖新娘。⁷他们还逮捕了四名巴基斯坦人；据报道，被怀疑是巴基斯坦这边的头目是一名警察的儿子。人贩子给每个受害者家庭50,000巴基斯坦卢比作为“彩礼”；婚礼先在巴基斯坦举行，然后妇女和少女被送往中国，据称还被强迫卖淫。

次日，据报道，又有15名中国公民（其中一名是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男性被联邦调查局逮捕。⁸两名巴基斯坦人口贩卖受害者已寻回；另有三名更早被寻回并重新与家人团聚。

同样是在2019年5月7日，美联社基于对被贩卖妇女和少女及其家人的采访，发布了巴基斯坦妇女和少女以“结婚”名义被贩卖至中国的案件调查结果。⁹其注意到“巴基斯坦和中国中介在交易中狼狈为奸。”这些中介在贫困地区搜寻目标，特别是基督教社区和教堂，还拉拢牧师。“在巴基斯坦娶穆斯林妇女要求新郎正式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一笔额外的成本。”未成年女孩是一大目标。承诺给出嫁的家庭一笔钱，通常在3,500美元至5000美元之间，数额不等。这不仅减轻了巴基斯坦穷人家沉重的嫁妆负担，还一笔非常大方的“彩礼”（根据巴基斯坦法律，这样的彩礼并非不合法的）。

美联社2019年5月采访的一名追踪新娘贩卖案件的基督徒活动分子注意到，旁遮普省的古杰兰瓦拉（Gujranwala）市是一个“重点目标”。据他说，近几个月有100多名巴基斯坦妇女和少女嫁给中国人。总体上，他估计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约有750到1,000名女孩以这种方式出嫁。旁遮普省人权与少数群体部长把这种行为称作“偷渡”。

事实表明，许多以这种方式娶老婆的男人是巴基斯坦境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620亿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¹⁰——的中国劳工。一旦受害者去往中国，她们才意识到被骗了；然后，便遭受虐待、殴打、恶劣的生活环境，某些情况下还被强迫卖淫。巴基斯坦当局和中国警方合作从中国寻回了至少一名美联社记载的受害者，以及后来被纽约时报记载的案例。¹¹

同一周，5月9日，又一个在拉合尔（Lahore）社区的贩卖据点遭到突袭，11名中国人和两名巴基斯坦人被捕。¹²所有被捕的人被指控贩卖人口。¹³

阻力与停止调查

还是在 2019 年 5 月，纽约时报采访了几名新娘贩卖受害者，她们指出当她们抵达中国后就被强迫卖淫或体力劳动。¹⁴ 6 月，巴基斯坦调查者还告诉美联社，大量证据指出受害者被强迫卖淫。¹⁵ 其他一些案例则似乎表明，贩卖的目标是强迫受害者怀孕生小孩。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开始阻挠报道和调查。中国大使在当地电视上否认此事涉及任何卖淫，而巴基斯坦官员则开始要求调查者不要声张案件。¹⁶

与此同时，人权活动家也开始主动介入，帮助受害者逃跑或在巴基斯坦展开钓鱼行动以捉拿疑犯。¹⁷

2019 年 12 月，在一篇美联社独家报道中，记者凯茜·甘农（Kathy Gannon）报道称，截至当年 6 月，来自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者列出了一份含 629 名巴基斯坦新娘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名单。¹⁸ 9 月，调查者把报告发给了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但是，在 10 月 31 日，被指控的 52 名中国人贩子中有 32 名被费萨尔巴德法院宣告无罪。其他 21 名被准予保释，然后乘飞机离境。

与此同时，有政府官员（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担心报复）告诉美联社，调查之所以缓慢下来，是因为受到巴基斯坦当局的压力，“它们害怕伤害到巴基斯坦与北京有利可图的关系”；媒体也被告知要控制对该问题的报道。¹⁹ 与此同时，贩卖受害者表示，她们也被施压不得向媒体讲述她们的故事，并要求保持匿名。

显然，受美联社采访的一名高官表示，这并非代表贩卖行为已减缓。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人对这些女孩施以援手。整个非法勾当还在继续，并且还在扩大。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当局不会穷追猛打，所有人都被施压不进行调查。贩卖还在进一步增加。”²⁰ 他进一步补充说：“这个有利可图的交易还在继续。” 据称，这名官员在离他办公室几百公里开外的地方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以保护其身份不被透露。

中国、巴基斯坦和中巴经济走廊

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中国新娘贩卖问题观察者曾担心中国人涌向“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会给此类人口贩卖提供更大的机会。这在巴基斯坦得到了应验；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有类似案件发生的地方，也全都在北京“一带一路”区域内。²¹ 截至 2018 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抵达巴基斯坦。有报道称，一些人贩子在中巴经济走廊钻空子，使用为根本不存在的公司签发的商务签证进入巴基斯坦。²²

巴基斯坦最终施压、叫停调查以及掩盖新娘贩卖丑闻的行为，这并不奇怪。巴中两国政府都对涉及两国铁打关系的言论实施严密监控。²³ 对巴基斯坦平民政府和军方而言，涉及到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和利益之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Qamar Javed Bajwa）于 2018 年 11 月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之后，巴基斯坦军方的公关部门发表了如下声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无论如何注定会成功，巴基斯坦军方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²⁴

这不仅事关涉中国的问题，更事关涉巴基斯坦枉顾本国公民的人权被践踏的问题。巴基斯坦一直故意对中国践踏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心照不宣，哪怕是涉及到巴基斯坦籍配偶和子女。²⁵

新娘贩卖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巴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对它的叙述（甚至调查）受到“不惜一切代价”的监控。但这又不是迅即发生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起初会对该话题有一阵关注，北京到底施加了多少压力让伊斯兰堡决定转移对该话题的注意力。

新娘贩卖问题的根源与宏观背景

中国新娘贩卖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人口性别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有从 1980 年持续至 2016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思想、选择性堕胎甚至个别地方因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杀害女婴的做法。据估计，这造成了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 3400 多万人。²⁶随着这些“剩男”已到适婚年龄，讨不到老婆，该需求驱动一部分男人求助于人贩子。受害者通常是来自邻国边境地区的贫困弱势家庭和边缘化群体。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宏观人口危机让中国政府忧心，导致其放开了二胎以及现在的三胎政策，而中国的性别失衡只是该危机其中的一部分。²⁷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一位从巴基斯坦新娘贩卖案件中的“新郎”母亲直接承认了性别失衡是婚姻的动机。被问及“为什么那么多的本地男人去往巴基斯坦讨老婆”，她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女孩。”²⁸

在其他国家有据可查的新娘贩卖案例中——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朝鲜和越南——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²⁹联合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³⁰帮忙记载案例（并向受害者提供帮助），表明这些国家受到的叫停报道此事的压力更少。此外，在那些国家，这一话题未曾受到官方关注，因为贩卖行为倾向于瞄准边缘化社区。³¹

巴基斯坦的特殊情况

就巴基斯坦而言，媒体和官方似乎对该问题给予了一阵关注——有公开讨论的报道、逮捕、调查和法庭审判——这与发生了新娘贩卖的其他国家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有多快，关注被抹灭的速度就有多快。据我分析（并经我与人权观察以及大赦国际熟悉这些案例的人员的访谈证实），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就在于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涉及到妇女的贞洁观，以及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特殊关系。

在巴基斯坦，妇女的“贞洁”被视为头等大事，是她的父母和家人（甚至社会）应当保护的東西。贞洁观念既有宗教意义又有文化意义，尤其是对穆斯林妇女。这些有受害者父母和家人同意的婚姻，再加上巴基斯坦普遍存在的“包办婚姻”，结果成了导致虐待、性暴力、贩卖女孩卖淫的人口贩卖案件。这让涉事家庭以及更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层面深感不安，被视为保护女孩贞洁的败笔。

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表明巴基斯坦与其亲密合作伙伴中国的文化和宗教差异。两国关系潜在的裂隙虽然心照不宣，但那时尚未作为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 2019 年中会有媒体紧跟和官方调查。与它相抵消的是，许多受害者属于巴基斯坦的基督教社群，因为他们被社会边缘化，所以受社会的贞洁观念影响较小，受到的保护也更少。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关注与另一层面的势在必行相左：那就是维护巴中关系，防止巴基斯坦舆论对中国或中巴经济走廊有任何负面看法。³² 最终，后者胜出。这可能是因为巴基斯坦内部的自我施压以维护其与中国的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中方的一部分直接施压。巴基斯坦是镇压媒体的老手：它为许多被它视为敏感的议题划定了报道的红线，包括少数民族叛乱。³³ 值得注意的是，它最终为外国团伙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针对巴基斯坦公民实施无可争议的犯罪行为划定了这些红线。

两国关系中的力量格局很明显：巴基斯坦是认为自己对中国影响力有限的弱势一方，中国在巴基斯坦经济选择减少的时候向其投资了好几百亿。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对自己国民的负面影响对巴基斯坦没有好处。大部分受害者属于巴基斯坦贫困、边缘化的基督教社群。令人遗憾的是，这让巴基斯坦更容易转移对该问题的注意力而不必激起公愤。

政策选择

中巴经济走廊存在的新娘贩卖问题中最明显的不是发生的事实（跨国犯罪一直在发生；并且，我们知道，在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也存在中国人贩卖新娘），而是在曝光它之后企图掩盖丑闻的做法，特别是巴基斯坦，毕竟受害者是它的公民。不过，这与巴基斯坦对维吾尔问题涉及本国公民的家人之时依然保持沉默的态度一脉相承。它还突显了巴基斯坦与中国紧密的经济与战略关系的更广泛的影响，以及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潜在的非货币性成本。巴基斯坦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还表明了媒体在帮助识别和拯救受害者方面的重要作用——既引导官方对该问题的注意力，又集中关注人权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后来的压制媒体注意力的潜在负面影响。

2019年12月之后，再无关于从巴基斯坦向中国贩卖新娘案件的报道，至少据我所知（一位当年跟踪报道此事件的知名记者证实他们自那之后再未报道过该问题）。³⁴ 又恰好赶上新冠疫情爆发，紧接着就是国际边境关闭。此时，由于彻底没有了对该问题的报道，没有可靠的途径知晓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案件仍在发生。美国国务院的专家指出，全球疫情加剧了人贩子企图利用的困境。³⁵ 如果说2020年3月关闭国际边境的做法在疫情头几个月减少了贩卖行为，那么不难推测随着中巴边境限制措施放松，闭关的任何缓和效果很有可能也会随之减弱。

缺乏透明会适得其反并妨碍终结（或至少减少）这一犯罪活动；能够公开讨论它，然后对案件进行调查和控诉，才是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该做的。正如人权倡导者奥马尔·瓦莱奇（Omar Waraich）对我说的那样：“巴基斯坦在境外频繁代表其国民做领事陈述，包括对其亲密盟友比如沙特阿拉伯。但中国是个例外，对它巴基斯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这份责任。”³⁶ 鉴于巴中双方打击人口贩卖的公开立场，鉴于两国被卷入人口贩卖的乃普通公民，承认跨国犯罪已然发生并采取打击犯罪的公开行动在理论上对中国而言不成问题，因为它无须对其负责。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处理该案的方式。

巴中两国都有更广泛的贩卖人口问题：据美国国务院最新的《2021年贩卖人口报告》，中国位列最差的第3级，因为中国政府“未完全达到《2020年贩卖受害者保护法》的最低标准，并且没有为此付出巨大努力。”³⁷ 针对新娘贩卖问题，美国国务院报告还注意到，尽管中国农村边境的官员的确帮助拯救了一部分强迫婚姻受害者，但这种做法并非常态，并且内陆的官员则不太可能这样做；一些官员还因人贩子强迫贩卖受害者干的事情而抓捕了她们，另一些则把她们交换给‘丈夫’。”³⁸ 此外，美国国务院注意到，虽然中国的确有与其他政府合作逮捕人贩子，但这一做法

也不是普遍性的。起诉人贩子仍然是个别性的。³⁹ 人权倡导者认为，中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解决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归根结底，针对其人口贩卖问题，中国政府依然未能拿出真正的解决方案——终止性别歧视和对生育权的侵犯。”人权观察的希瑟·巴尔（Heather Barr）写道。⁴⁰

巴基斯坦在美国国务院《贩卖人口报告》被列为第 2 级观察名单，而第 3 级是最差的评价。中国加入了 2000 年联合国《预防、禁止和惩治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⁴¹而巴基斯坦没有。巴基斯坦应当签署该议定书，这至少能掩护其在该问题上对中国更有魄力。正如人权观察认为的那样，新娘贩卖受害者当事国政府“应当积极且频繁地提出该问题，包括向它们当地的中国同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终止这种交易的行动。”⁴²对于此种非人道行为的受害者们而言，巴基斯坦欠本国公民一个交代。

关于作者

Madiha Afzal 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外交政策”项目的一名学者。她主要研究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美国对阿富汗政策、巴基斯坦政治与政策以及南亚的极端主义。她是《*困境中的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社会和国家*》（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出版，2018 年）一书的作者。她也撰写新闻文章、期刊章节和政策报告。她的分析和评论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外交政策*》、《*Lawfare*》、《*Dawn*》、《*新闻周刊*》等登载。她拥有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鸣谢

Ted Reinert 编辑本政策简报，Rachel Slattery 提供排版。布鲁金斯学会感谢美国国务院和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对本研究的资助。

¹ Ayaz Gul, 《中国和巴基斯坦对‘非法婚介’采取行动》，美国之音，2019 年 4 月 13 日，<https://www.voanews.com/a/pakistani-media-reports-of-illegal-matchmaking-draw-chinese-response-/4874646.html>

² Adnan Aamir, 《中国非法婚姻中介剥削巴基斯坦年轻女性》，日经亚洲，2019 年 4 月 18 日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Chinese-illegal-marriage-operators-exploit-young-Pakistani-women>.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言人声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019 年 4 月 13 日 <https://www.mfa.gov.cn/ce/cepk/eng/zbqx/t1654173.htm>

⁶ Sophie Richardson, “巴基斯坦应注意‘新娘’贩卖警讯”，人权观察，2019 年 4 月 26 日，<https://www.hrw.org/news/2019/04/26/pakistan-should-heed-alarm-bells-over-bride-trafficking>.

⁷ Adnan Malik, 《FIA 逮捕了 8 名中国人和 4 名巴基斯坦人，他们涉嫌贩卖当地女孩》，Geo News，2019 年 5 月 6 日，<https://www.geo.tv/latest/236429-eight-chinese-nationals-arrested-in-pakistan-for-trafficking-girls>.

⁸ Azaz Syed, 《FIA 在巴基斯坦破获了另一个人口走私小组》，Geo News，2019 年 5 月 7 日 <https://www.geo.tv/latest/236552-fia-busts-another-chinese-human-smuggling-cell-in-pakistan>.

⁹ Kathy Gannon 与 Dake Kang, 《巴基斯坦基督教信徒女孩被贩卖到中国当新娘》，美联社，2019 年 5 月 7 日，<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lifestyle-ap-top-news-pakistan-international-news-87aad5d8b8f648949b9bbc8a2b35ebf2>.

-
- 10 David Sacks, 《中巴经济走廊: BRI 的标志性倡议遭遇艰难的现实》,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https://www.cfr.org/blog/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hard-reality-greets-bris-signature-initiative>
- 11 Salman Masood 与 Amy Qin, 《她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中国农民。但却并非如此》, 纽约时报, 2019 年 5 月 27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7/world/asia/pakistan-china-trafficking.html>.
- 12 《FIA 继续打击参与人口贩卖的中国公民》, Geo News, 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s://www.geo.tv/latest/236821-fia-continues-crackdown-against-chinese-nationals-involved-in-human-trafficking>.
- 13 Kathy Gannon, 《巴基斯坦警方调查向中国出售新娘的人贩子》, 美联社, 2019 年 6 月 17 日 <https://apnews.com/article/religion-ap-top-news-pakistan-international-news-marriage-ad6b5fb667ca449d8cadc05bb2bc0a41>.
- 14 Salman Masood 与 Amy Qin, 《她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中国农民》
- 15 Kathy Gannon, 《巴基斯坦警方调查向中国出售新娘的人贩子》
- 16 同上
- 17 同上
- 18 Kathy Gannon, 《美联社独家报道: 629 名巴基斯坦女孩被作为新娘卖到中国》, 美联社, 2019 年 12 月 7 日 <https://apnews.com/article/ap-top-news-pakistan-international-news-weekend-reads-lahore-c586d0f73fe249718ec06f6867b0244e>
- 19 同上
- 20 同上
- 21 David Sacks,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 国家出入名单》,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 <https://www.cfr.org/blog/countrie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whos-and-whos-out>; Raquel Carvalho, 《贩卖新娘: 中国 ‘一带一路’的一个问题》, 南华早报, 2020 年 2 月 15 日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50632/bride-trafficking-hitch-chinas-belt-and-road>; Heather Barr, 《中国的新娘贩卖问题》, 外交官杂志, 2019 年 10 月 31 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0/chinas-bride-trafficking-problem/>
- 22 Kathy Gannon, 《巴基斯坦警方调查向中国出售新娘的人贩子》
- 23 Madiha Afzal, 《不惜代价: 巴基斯坦和中国如何控制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说辞》, (华盛顿特区, 布鲁金斯学会, 2020 年 6 月),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t-all-costs-how-pakistan-and-china-control-the-narrative-on-the-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
- 24 同上
- 25 Alex Ward, 《中国正在贿赂穆斯林领导人寻求对维吾尔族人的沉默》, Vox, 2021 年 6 月 23 日, <https://www.vox.com/2021/6/23/22545232/axios-pakistan-khan-china-uyghurs-belt-road>; Alice Su、Shashank Bengali 与 Shah Meer Baloch, 《一位巴基斯坦父亲的磨难: 中国抓走了他的维吾尔族儿子, 并把他的女儿们送入孤儿院》, 洛杉矶时报, 2020 年 9 月 25 日,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9-25/china-pakistan-uyghurs-xinjiang-silence>
- 26 Simon Denyer 与 Annie Gowen, 《男人太多》, 华盛顿邮报, 2018 年 4 月 1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8/world/too-many-men/>; Heather Barr, 《中国的新娘贩卖问题》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导致强迫堕胎: 3000 万单身汉》, NPR, 2016 年 2 月 1 日, <https://www.npr.org/2016/02/01/465124337/how-chinas-one-child-policy-led-to-forced-abortions-30-million-bachelors>.
- 27 Sui-Lee Wee, 《中国的“定时炸弹”: 出生率下降阻碍人口增长》, 纽约时报, 2021 年 5 月 10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0/china-census-births-fall.html>.
- 28 Salman Masood 与 Amy Qin, 《她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中国农民》
- 29 《2021 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 中国》, (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务院, 2021 年 6 月),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1-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china/>
- 30 《缅甸: 妇女及女孩作为‘新娘’被贩卖到中国》, 人权观察, 2019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hrw.org/news/2019/03/21/myanmar-women-girls-trafficked-brides-china>; Heather Barr, 《中国的新娘贩卖问题》

³¹ 2021 年 12 月 22 日作者对人权观察官员的电话采访。

³² Madiha Afzal, 《不惜代价》

³³ Madiha Afzal, 《巴基斯坦媒体面临的多面威胁环境》,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8, no. 2 (Summer/Fall 2018): 33-41, <https://doi.org/10.1353/sais.2018.0014>

³⁴ 2022 年 3 月 9 日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记者。

³⁵ 《2021 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 美国国务院

³⁶ 2022 年 1 月 18 日作者对 Omar Waraich 的电话采访。

³⁷ 《2021 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 美国国务院

³⁸ 同上

³⁹ 同上

⁴⁰ Heather Barr, 《中国的新娘贩卖问题》

⁴¹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otocoltraffickinginpersons.aspx>

⁴² Heather Barr, 《贩卖新娘到中国: 正在亚洲各地蔓延》, 人权观察, 2019 年 11 月 3 日,

<https://www.hrw.org/news/2019/11/03/bride-trafficking-china-spreads-across-asia>